

我在朋友圈里有一些点赞之交,人数不算多,有十来个人吧。每次我在圈里贴图、转发文章,抑或写一两句随感,这十来位朋友要么第一时间点赞,要么几小时后赶来补赞。久而久之,就把他们当成了老友,有人虽然是多年之后才第一次见面,但感觉已经非常熟悉。

### 点赞之交与颌首致意

韩浩月

点赞之交,常被解读为“懒得评论,敷衍一下,表示‘朕已阅’”。我不这么认为,我觉得这一举动,要么是对转发内容的认可,要么是对人的认可,但归根结底,是对共同价值观的认可——很少有人会真心为自己反感的观点点赞。因为有了生活、思考以及看待世界方式等层面的大致相同,才有了长期的点赞之交。点赞并非浅显地表达“我看见了”,更深层的意思是“我欣赏你所欣赏的”。

如果喜欢一个人,无论这个人在朋友圈发布什么,你都会忍不住点赞——对一个人表示好感,真的会成为一种习惯。有一个朋友,喜欢把每天晨跑的打卡记录以图片的形式发在朋友圈,那么早的时间段,也会看见有几位朋友瞬间点赞,这是友好的互动,晨跑的朋友因此会更加热爱运动,点赞的朋友因此或能从床上爬起来,去河边走一圈——点赞也会起到正向的带动作用。

原先,我也是一个不怎么爱点赞的人。几年前与几位朋友时常在朋友圈互动,插科打诨,斗智斗勇,把评论区当成“聊天室”,时常被彼此逗得乐不可支,收获了友情,也收获了乐趣,当然,顺便也提高了理解他人的能力。从此之后便觉得,朋友圈的本质是释放善意与真情实感的,不必将过多顾虑投射到这一媒介当中,想发就发,想赞就赞,喜欢的内容多看两眼,不喜欢的自动或手动屏蔽,简单点好。

点赞之交有着轻松的氛围,但并不意味着它是一种“浅社交”,读过金庸小说的人都知道,他的武侠世界里,很多动人的友情,往往开始于类似点赞之交的认可与欣赏:比如胡一刀与苗人凤,两人对决之前抵足长谈,互托身后事,百年世仇一笑置之;比如乔峰与段誉,松鹤楼斗酒四十碗,英雄识英雄,生死之交一眼奠定;曲洋与刘正风因琴箫合奏《笑傲江湖》结缘,被五岳剑派围剿时,二人合奏绝响,含笑赴死……社交媒体时代的点赞之交,让人不禁想起武侠江湖中陌生人初相见的颌首致意,两者的精神内核颇有相通之处。金庸武侠小说,常有一些无条件的“点赞”指向,比如对妇孺孱弱的关怀,对正义理想的弘扬,对传统美德的坚持,对自然和谐的顺应等,金庸对这些进行了大量笔墨的描写,他是作家当中不折不扣的“点赞大侠”,不少读者都受到他的影响,赞他所赞过的,遵循他曾倡导的。我对朋友圈中所展现的努力、温情、善良等,只要能引起共鸣,都会点赞,这也算是学到了金庸的一点皮毛吧。

电影《长安三万里》中所讲述的李白与高适,也是从点赞之交开始,启动了一生深厚的友情连接。片中有一个情节,讲述的是高适与李白、杜甫、贺知章等大诗人的聚会,他们饮酒并集体吟诵《将进酒》,这一情节也是一场典型的点赞之交的party。散场之后,他们在大好河山的任一角落看到或想到这些朋友的名字,心里都会觉得喜悦与欣慰吧。

扯远了。写这些,并非刻意为了网络时代的点赞之交赋予过多意义。现在的人们,愈发注重个体独立与群体边界感,深度交往很奢侈,而点赞之交恰好能够填补人作为群居动物的情感需求——仅这一点,价值便不容小觑。点赞使人不孤独,应用软件与社交媒体的设计者深谙人性,既然点赞带来的连接感与认同感是人内心真实的需求,也就不必刻意回避它了。



金洪男和单正到马德里,我想必须请这两位餐饮界的大亨吃一下波丁餐厅。这家炉火三百年不熄的古老餐厅,它的烤乳猪比塞哥维亚古罗马饮水桥下的网红店更值得品尝。他们在马德里只有一天,我就说带你们去看看美术馆吧,又身为画家,来马德里不去普拉多美术馆、索菲亚王后国家艺术中心博物馆和提森美术馆,比作为餐饮界大亨来马德里不去波丁餐厅更不应该。

第一站去了索菲亚博物馆。十点不到,大门还没开,已经排起了长队。博物馆前身是一座医院,古老的巴洛克建筑,本身就是一件恢宏的艺术品。进入其中,金洪男的兴奋溢于言表,在很多画作前他都忍不住感慨,既是喃喃自语又像是庄严宣告:“我也来一个!”“可以来一个这样的!”

这里以收藏众多现当代艺术作品为主,镇馆之宝就是毕加索的《格尔尼卡》。这幅巨大的名画最早是普拉多美术馆的藏品,来到索菲亚博物馆之后一直不允许拍照;而这次似乎是到两位来自东方的画家表达特别的友善,不仅允许拍照,还能走近仔细打量。在这个博物馆里,我想金洪男全身的神经,所有细胞,无疑都在颤动,都在跳跃。如果眼前有画案,有纸有水有墨有颜料,他一定会撸起袖子上大干起来。这些年来,金洪男在艺术创作上进入了一种痴迷疯癫的状态,无论何时、何地,他的脑子里都翻腾着绘画的激情,奔涌着创造的能量。我相信他在厨房里颠锅的时候也仿佛是在泼墨,他已经把餐饮和绘画这两件似乎雅俗难容的事情搅在一起,他的生

## 两位画家在马德里

荆歌

命既在炉火中喷薄,又在画室里奔腾喧哗。

索菲亚博物馆里,毕加索、达利、米罗、马蒂斯、梵高和莫奈,这些人的灵感与金洪男的脉搏产生了共振,他的目光,他脑海中的想象之手,正与这些画框里的大师共同挥舞,一起飞扬。我因为无数次去过,所以这次纯粹是陪客。我在一旁为金洪男和单正拍照,同时也打量着他们,我意识恍惚,仿佛看到金洪男的肩膀上长出了翅膀,他天使一般飞入画中,在这些天才绘画的空间自由飞翔。似乎他又化成了一股风一缕烟,飘进了画内,与天才的创作互相渗透。

其实早在来马德里之前,金洪男的绘画就已经呈现出跳出传统国画的巨大能量和热情,他早已与西方现代艺术遥相呼应。他用画笔如勺子,在炉火和灵感的烈焰中烹煮,施颜料如油盐酱醋,既精当又无所顾忌。他是自信的,却又似乎并不自知,他就像一个突然间从规则中夺门而出的莽汉,血液里流淌着传统,行为和规范、精神的状态和创造的热情却像脱缰的野马。我曾经说,金洪男的笔下,已经呈现出了大师的气象,在不远的将来人们将看到一个集传统与现代于一身,又把个人的趣味和才情发挥得淋漓尽致的一位大画家。

很有意思的是,在普拉多美术馆,在古

典海洋中,金洪男一反刚才的兴奋状态,眼睛里的光黯淡了。面对写实的古典油画,他竟然说:“看不懂,看不懂!”这话说得真有意思啊。这就是一个充满希望的艺术与众不同的地方。他的天真和他的悟性,在看得懂和看不懂这样的率真评价中显露无遗。

在普拉多美术馆,金洪男明显表现出疲惫和倦怠,几次提出不如走马看花一下就撤吧——也许他是饿了,也许更多的是他审美的探头已经没电。而画油画出身的单正,对普拉多的作品却看得认真又专注,她一直默默地看,什么话都没有说。我不知道她的内心有什么想法,可以肯定的是,她被这些经典所震撼,同时也一定在思考自己的艺术走向和出路。单正以油画见长,几年前又拜大写意花鸟画家吴冠南先生为师,她的笔下呈现了外柔内刚的别样风姿。素描和透视在她的水墨实践中焕发了一种异常优雅柔美的气质。

陪这两位画家看美术馆,我想到的更多是中国当代水墨艺术家应该如何从传统中找到背离传统、超越传统的力量,又如何东西方艺术观念的碰撞中发现自己的位置。金洪男和单正已经走在蜕变路上,我相信他们的绘画未来将令世人瞩目。

看了一天的画当然兴奋了、激动了,也疲惫了。在波丁,在海明威和众多作家、艺术家光顾过的古老餐厅,两位中餐大鳄端起大洋彼岸的葡萄酒,品尝着地中海的美食。东方的胃,东方的味蕾,是否感到了时空的隔阂和人类食色性情的异曲同工呢?



## 中国版“小珂赛特”的诞生

黄夏朗

长达两个月的《悲惨世界》40周年纪念版音乐会结束了,许多观众说“难以戒断”,我也一样。

2025年8月的一天,妈妈订票的网站弹出一条推送,《悲惨世界》世界巡演中国站要招募扮演小珂赛特的演员,要求是身高在1.37米以下、视觉年龄八九岁、能充满感情地演唱《Castle on the Cloud》

的小女孩。我说,我可以试试吗?我5岁就会唱这首歌了,而且《悲惨世界》的电影和音乐剧我都看过好多遍。就这样,我投递了唱歌视频参加海选,很快接到面试通知。面试地点在上海大剧院,一共有近千名孩子参加,本次巡

演驻团导演 Nikki 和音乐总监、选角导演专门飞来面试。

选拔很严格,不让自我介绍太多,只按唱歌、表演和回答问题,第一天只筛选出24个孩子,第二天再进行多重考核,留9名小朋友录像,他们要把录像寄到英国《悲惨世界》出品方总部做最后的挑选。

在外等候的爸爸妈妈很紧张,不断看到失望的小朋友哭着出来。但是我觉得自己能被选上,因为我唱得很好!等待半个月之后,消息来了,我被选上了!9岁的我和另外5个小朋友一起,饰演《悲惨世界》中国站的“小珂赛特”!

真正站上上海大剧院的舞台时,我才意识到我要演的是多么厉害的一部戏。64场票早早售罄,为了买到临时增设的加座票,有人提前两天通宵排队。《悲惨世界》为上海组建了豪华的演员阵容,25周年官摄版的冉·阿让扮演者阿飞及现役最受欢迎的沙威扮演者杰瑞米、爱潘妮扮演者王漓卿全部到场,每一位群演都是实力

日前,一位老同学在微信群里转发了一篇短文《王力夫妇与燕南园60号的情结》,读后,顿时勾起了我对往昔读博日子的回忆。

我1986年9月入学北大,王力先生已在当年5月谢世了,否则我一定会去叩拜这位名闻遐迩的语言学大师。我和我的博士生导师林庚先生同住燕南园,王先生是60岁,林先生是62岁,他们是近邻。那时,哲学大师冯友兰先生健在,他家也住燕南园,是57号,离林先生寓所也很近,我到林先生家去上课,常经过他家庭院,曾多次看到他老人家拄拐杖,端坐在屋门前晒太阳。他家庭院内有三棵松树,他将屋子命名为“三松堂”,出版的文集也定名为《三松堂文集》。与冯友兰先生寓所相邻不远处,是著名经济学家陈岱孙的寓所。

如今,燕南园内可见到冯友兰和陈岱孙两位先生的全身塑像,可惜园内未见王力先生的塑像。今据北大友人告知,北大中文系已于几年前,在中文系办公楼大厅内,为历史上的三位一级教授分别立了三尊半身塑像,他们是杨晦、王力、游国恩。大厅内还有已故中科院学部委员魏建功先生的半身塑像。

沉浸在自己的角色中,把最好的状态演出来。

我饰演的小珂赛特,是历年来所有《悲惨世界》舞台作品的唯一封面人物。她是整部作品中很重要的一条线,她是芳汀拼尽全力托举的宝贝,也是冉阿让生命中唯一的光,我要唱的只有一首歌,但是这首歌代表了苦难中的希望。我认真地表演,每一场演完都得到了很多观众的赞扬,剧组的演员也给我特别大的表扬。我用妈妈手机翻看网友的评论,惊讶地发现观众看得超级细,关注到舞台上的任何角落,有的观众看了十几场甚至三十几场!无数观众为了此剧数次入沪,连看几天!有这样热情的观众,我更要好好演!直到演完最后一场,我才真正知道梦一样的两个月结束了。我默默地收拾完化妆间里的东西,和大家一一道别,难受得大哭一场。无论我将来会不会成为音乐剧演员,这样的经历都很难再有。但是我知道,这么好的剧和更多的好剧,还会再来上海的,因为上海是看演出最好的城市、剧场迷最幸福的天堂。感谢上海!感谢《悲惨世界》!感谢这个难忘的冬天!

### 塑像

徐志啸



### 迎春

(水彩) 朱蕊

我是一个活泼好动的作家。因为喜欢且持久地研究百科书派人物,比如苏东坡等,于是把自己的朋友圈和生活圈打开得很大。在全职工作之余每年出一本书,还参加跑步、骑行、演讲等活动……

而去年车祸后很长一段时间,我的世界是缩略成方寸大小的,我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被各种参数定义的零件:脑震荡后的眩晕感、脸上缝合六针的焦灼,以及从五月骨折到十月车祸,接连遭遇厄运后的自我怀疑。生活已然开裂。有人送花送药送祝福……抢救及时,我恢复很快,但害怕外面复杂的人物交通等流动。我知道我需要大把的平静时光。

有一天,我收到一封手写的信,写信的朋友是一位硬笔书法家。我在2020年出了一本畅销书《中年好友苏东坡》就是用16封信和16个药方的方式创新组合写的。古代书信的慢赋予了它极高的心理权重。我以苏东坡疗愈了自己的生死离别,我想对读者也有帮助。五年过后,我又需要自我疗愈……

信中谈及我曾一直宣传的苏东坡的哲学精神——随物赋形,他说这暗合“君子不器”之旨。这句话让我枯坐良久。在书法的美学里,宣纸上的裂纹、墨色的枯润,皆是风景。姚君是在提醒我:这五个月来的连遭大厄,亦是我生命长卷里的一处“涨墨”。若是庸手,便觉此生废了;若是高手,则能随物赋形,在那团意外洒开的墨渍——甚至在那道缝合的疤痕上添几笔,化作苍石,化作远山,化作一种从未有过的、更具力量的风骨。

姚君嘱咐:“愿其温煦之气可缓筋骨之疫,平心绪之扰。”这种关怀是立体的,它不仅关乎精神的唱和,更关乎肉身的冷暖。这种“慢”,在人工智能三秒钟就能生成万字长文的时代,显得如此笨拙,却又如此神圣。信纸是有重量的,这种重量让我重新感受到了生命的质地——原来,有些伤痕不需要用算法

去抚平,只需要一点古老的、带有墨痕的善意。

读完这封信,我意识到生命只是在转调。人工智能可以模拟最完美的字迹,却模拟不了那处因为情感起伏而产生的细微枯笔;它可以组合出最华丽的辞藻,却寄不来这几枝带着山野清香、能抚平焦躁的艾条。这便是书信的温度——它是有物质性的,它带着寄信人的体温、墨香与呼吸,翻山越岭,来到一个破碎的人面前。

见字如面。他在纸上看到的我,依然是那位“随物赋形”的先生。而我也终于愿意顺着这道命运刻下的伤痕,去续写那幅尚未完成的华章。

## 见字如面,随物赋形

水姐

窗外寒风料峭,我确实正在创作关于辛弃疾的新书。正如信末所言:“笔耕不辍,赓续文心。”知己啊!

教授的回信让这个想考外校中文系的工科生倍感温暖、信心大增。请看明日专栏。

### 十日谈

飞鸿往来

责编:郭影